

夷

堅

志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鏤板于閩于蜀
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
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
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
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竒竒盡萃於是矣夫齊
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
干寶之搜神竒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
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錄皆不能無寓言於

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
表有据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
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廬叙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
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
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錄

卷第一十四事

更生佛

臭鬼

莊君平

仙弈

蟹山

佐命功臣

變古獄

俠婦人

食牛夢戒

羊寃

趙子顯夢

夢讀異書

李三英詩

小郝先生

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壘

宜興民

蔣教授

陳氏女

張夢孫

人化犬

張十妻

承天寺

文三官人

莫小孺人

吳圻夢

道士洵

卷第三十四事

蛙乞命

舟人王貴

陳述古女詩

韓蘄王誅盜

浦城道

張夫人婢

竇氏妾父

王夫人齋僧

興元鍾誌

賀州道人

陽大明

劉苦虛

混沌燈

王通直祠

卷第四十一事

夢登黑梯

張文規

許顛夢賦詩

掠刺相公奴

廬州老兵

張聿夢

大孤龍

張績妻

趙士藻

樂清二士

殯宮餅

卷第五 十二事

司命真君

劉子昂

梓潼夢

張九罔人田

宋固殺人報

張女對冥事

畫學生

周勉仲

樹中盜物

扈司戶妾

異僧符

李南金

卷第六十三事

石棺中婦人

袁州獄

齊先生

蔡侍郎

杏氏村祖

建康伍伯

劉义死後文

猪足符

廟神止奏章

榕樹鷺巢

趙七使

魅與法鬪

蒙城觀道士

卷第七十一事

畢令女

汀州山魃

寧都吏僕

布張家

天心法

孫尚書僕

卷第八十三事

西內骨灰獄

黃蓮山伽藍

杜三不孝

何丞相

虞井甫奏章

牛鬼

歌漢宮春

萬壽宮印

師立三異

吹燈鬼

無顏鬼

長人國

秀州司錄廳

無縫船

詹林宗

葛師夔

虔州城樓

小郝題詩

卷第九十事

胡氏子

欄街虎

李孝壽

八段錦

金剛不壞身

黃士傑

二盜自死

劉正彥

王敦仁

崔娑倡

卷第十十二事

張銳醫

餘杭宗女

金馬駒

湖口龍

吳信叟

王先生

義烏古壘

夢女屬對

閩清異境

巢先生

松毬

梁元明

卷第十一 十三事

玉華侍郎

永平樓

唐氏蛇

鞏固治生

劉氏葬

米張家

涌金門白鼠

金尼生鬚

陽山龍

遇仙樓

牛道人

白獼猴

天衣山

卷第十二十一事

真州異僧

章惠仲

大散關老人

肇慶土偶

韓信首級

江東漕屬舍

王晌惡識

秦昌時

成都鑷工

武夷道人

龍泉張氏子

卷第十三十三事

劉子文

九華天仙

法慧燃目

蚌中觀音

盱眙道人

牛觸倡

嚴州乞兒

食牛詩

海島大竹

嵩山三異

黃蘖龍

慶老詩

蔣山蛇

卷第十四十三事

筍毒

劉蓑衣

浙東憲司雷

常州解元

振濟勝佛事

王俊明

南禪鍾神

洪粹中

魚陂癘鬼

全師穢跡

結竹村鬼

新淦驛中詞

趙清憲

大名倉鬼

邢大將

卷第十五 十四事

董染工

臨川巫

上猶道人

諸般染鋪

趙善廣

宣城寃夢

馬妾寃

何衝水關

京師酒肆

桂真官

大孤山龍

皇甫自牧

程師回

徐偲病忘

卷第十六十五事

劉姑女

雲溪王氏婦

海中紅旗

三山尾閣

董穎霜傑集

朱希真夢

金鄉大風

鬼入磨齋

趙令族

姚氏妾

卷第十七十五事

翟楫得子

王訢託生

劉供奉犬

鄒平驛鬼

韓府鬼

張撫幹

何村公案

張八叔

閻皂大鬼

宣州孟郎中

馴鳩

女鬼惑仇鐸

張成憲

鬼化火光

滄浪亭

林酒仙

蒸山羅漢

沈十九

十八婆

錢瑞反竄

卷第十八十三事

張淡道人

太學白金

天寧行者

趙不他

呂少霞

龔濤前身

超化寺

嘉陵江邊寺

趙小哥

休寧獵戶

魏陳二夢

張山人詩

青童神君

卷第十九 十三事

賈誠之

馬識遠

光祿寺

秦奴花精

楊戩二怪

吳祖壽

廬山僧鬼

二相公廟

望仙巖

馬望兒

沈傳見冥吏

療蛇毒藥

韓氏放鬼

卷第二十二事

童銀匠

天寶石移

祖寺丞

夢得二鬼

龍世清夢

徐三爲冥卒

神霄宮商人

城隍門客

潞府鬼
蜀州女子

王祖德
飲食忌

夷堅乙志目錄

夷堅乙志卷第一 十三事

更生佛

仙井監蘭池鄉民鮮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者嘯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廷須臾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蚣充一曰稅中定行久之入太城門闕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

速來故速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太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云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旣而問速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瓦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速拜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爲我報家人今設更生

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
述又拜而出至大樓闕下望題榜綠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
具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
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
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為夔潼漕方軍興
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
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
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

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為佛有何不可客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

新寧丞陳
曠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逮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

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
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為寃所劫盍還家
養親無以功名為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
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居累年不能無壹鬱
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志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告
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
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
恍忽遂卧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福州有道人無他
技獨傳相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
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
臉紅潤瞳子深碧竊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
明日從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
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
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寘諸被中
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
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

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
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脩身
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
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
已道人留聞久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劍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
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一顆于
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

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
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
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
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
媪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纔死即驅入蟹山受報
蟹如山積獄吏义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螫爪刺
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

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
于里域神頃之媪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爲
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解令持以受生
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神章板每夕焚
百紙終喪乃罷

徐搏
說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
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
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

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
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
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
往昨夕復夢頗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
先隴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
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
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
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
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

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
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斷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
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
右吞并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
事爲贊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
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
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
相首乞甄錄創業勲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

嘉王

史說志士
人姓名

變古獄

大觀初司勳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
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因繫甚衆問之曰此
新所立變古獄也

陳方石說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
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
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
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

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
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
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
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閤
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
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官也
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
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
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

客長身而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
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
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
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
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髯怒且
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
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
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
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

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
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
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
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為饋宜勿取如不可却則
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
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
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
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
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略無資糧

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
食食之持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
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
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
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
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
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
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
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既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

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
舊為追叙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
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
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
云范至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
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
府緋袍人据桉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

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
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
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
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
頓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
年周監鹽官倉

羊寃

吳道夫說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
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字養

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
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
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
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
而哀拊牀驚之不止少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
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爾之謀也與衆為誓
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
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
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

少貸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
不應簿曰我以寃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別忍不
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
驚覺啓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
見簿說爭時事無所覩也妻尚少父母欲嫁之
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己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贛
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餽食之每

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
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
矣矍然而寤護戎以邏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
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
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
遂嚴其禁

趙不
府說

夢讀異書

沈濬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
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

稠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
見堆案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
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真誥擇一章最簡者
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
大可笑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
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溷廁之蜣螂乃
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
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
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

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
政曰恰汳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
詩持贈子云紫髯霜蟹殼如紙蒲萄作肉琥珀
髓主人搥腕斫兩螯點醋揉橙薦新醴癡禪受
生無此味一箸菜根飽欲死喚渠試與輟釜底
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翫擊節沈默有感徐
曰詩則美矣其如語大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
不食蟹稍證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蒼
朮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

沈自有
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榜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
壓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看鄭
獬回頭猶喜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
朋魁多士同郡吳已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
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
十伸脚猶能踏李三其歇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郝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郝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

者蹣跚行前滿股瘡穢李謂郝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郝曰不難也正恐怪竒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稠如膠錫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郝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癩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郝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

湯與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一

乙志一

十三

蔡方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扑樹爲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即日山魃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爲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遂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窻垂
一足徹地黑毛毯毯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
下一足鬼不能答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

蔣丞
相說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
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
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鬢女
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
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

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
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
緩此計何如即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
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
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
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爲姬妾勿憂也叟謝
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
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
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

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
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
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
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
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
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
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
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
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

之不荅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
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急作書
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祥
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
顧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擲秉筆強蔣
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
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那得
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
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

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
蔣為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
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圍後隙地得巨
井礮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蚓長
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即失去及信州之
死疑是物云

唐信道蔣
子禮說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亨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
子紅衣素裳掬水庭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

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夫
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
女甚美謝曰爲兒女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
茶足矣女笑而去旣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
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
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
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

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為孫何如維濟喜
明日語僧日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
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
戲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
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榜進士為揚州
司理叅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
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日以痛楚

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
不能行 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羸
就槽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
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
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
惟舐糠 一旦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
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
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

四事日智說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榜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僧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

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
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
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寤以爲不祥會是
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途日薄晚投宿民家
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刹頗潔士大夫
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
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
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荅全如夢中所言愷
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

既而導至上方啓戶拂榻凡室中之藏器玩亦
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
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晝
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
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
諭解莫能得畢事即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
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
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
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

感疾越三日至德興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死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今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間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荅以袂蒙面徑造南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興奉愷喪至以卧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

程泰之說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樣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

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羈困方甚不能具冠帶
故以便服歛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
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
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去

徐溥立說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
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樞舩同泊堰下日且暮
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
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錄庶女嫡母不容

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
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
方一子絕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暉有契好使
人致其柩欲取諸境內僧舍中家貲絕豐莫氏
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
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
莫氏願一見君祈爲先致囊橐許恐有他嫌拒
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錄
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錄君告其事驚異

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
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語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
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
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
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
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貲財可
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
貨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
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

以小青蓋障面膏支綽約容止閑暇爲之心醉
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
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即以綵一束授之及暮
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
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語未訖負十餘篋來皆金
珠犀象沉麝之屬及期林導高入寺至一室戶
外望簾間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
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
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高父立來問故具以

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高猶以爲妄
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
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
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最後曰提轄林
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沒繼一僕云
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
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髑髏獸骨
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高僅得脫耳

太學生
錢之望

說未實
於詳也

吳圻夢

吳圻元翰政和中以太學錄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寤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旣而仕官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

圻之姪億說

趙士琬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範善洎帥

尊公名爲何曰已

不能言仲葩

字爲何沉吟移

與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止悔與鬼語乘其
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具趙撫幹也豈有
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輿出吏拊式歎
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
羞見他人旣還家敦義意殊未快復折簡詢其
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錄何以能來此世間所
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以吏曰所問事多容我
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

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蹶然仆地凡三日吏乃甦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 戟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徐同一紙書而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錄豈非壽祿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琬死時才三十七

敦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